



凤凰卫视
凤凰书品



凤凰书品 编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凤凰卫视
凤凰书品



凤凰书品 编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学还活着 / 凤凰书品编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039-4982-1

I. ①文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作家—访问记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37842号

文学还活着

编 者 凤凰书品

策划编辑 林东林

责任编辑 宁 宇

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 84057666 (总编室) 84057667 (办公室)
84057691—84057699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4057660 (总编室) 84057670 (办公室)
84057690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50×210mm 小16开

印 张 17.5

字 数 185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982-1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序	于热闹处安静听	001
王 蒙：	文学把人与上苍相连	005
王 蒙：	文学的和解与挑战	025
席慕容：	山河里的记忆才是记忆	051
席慕容：	心中的祖先成吉思汗	071
张大春：	一场伪乡土文学论战	091
李 零：	天下的对立都是一回事	121
熊召政：	作文学很难，从来不容易	137
曹文轩：	中国文学为什么粗鄙化	153
叶嘉莹：	背叛作者原意也是一种创造	169
汪朝光：	我热爱历史，也热爱电影	195

戴锦华：大巨片时代的忧虑	213
梁晓声：我们受了理想的重伤	233
乐黛云：在大变局里重新认识文学	247
刘梦溪：人终会离开文学，进入史学和哲学	263

序 于热闹处安静听

凤凰卫视《世纪大讲堂》于2000年开讲，至今已有500多位演讲者登台，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，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，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——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：我们的民族和文化，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。

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，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，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，我们以为是一种“意外的收获”。

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。

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，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，是方法，也是态度。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，强调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于是，相对静态的演讲，被传播放大，而思想的厚重，又随了传播远走，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，惠泽于四野。

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，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其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。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。

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，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，他们在讲堂相遇，都应是生命的盛事。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，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，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，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。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，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。这些交流，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，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。

生命的个体往往渺小，不可估量的变量时刻影响着生命的流向与路径。我们都是从原点出发，像螺旋线一样盘旋着向上或向下，感悟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。大师的现场讲演也许是可遇而不可求

的，但是，我们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与他们作智慧的交流。一本书，一个午后，一杯清茶，或斜依窗前，或枯坐树下，随着书页刷刷翻过的声音，一种高远的快意漫过流动的生命。

从青涩到成熟，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，如同春闹枝头，繁花待放。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，中国人正在跨越“百年民族悲情”年代，从敏感、激愤、输不起，到宽容、理解、承担，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。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。《世纪大讲堂》想告诉人们，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、不间断地开放脚步、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，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，才可以有一种丰满的人生。

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 刘长乐

文学把人与上苍相连

王蒙

王蒙，河北南皮人，1934年生于北京，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岁完成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，21岁时因发表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被划为右派，29岁举家西迁新疆接受劳动改造。上世纪80年代适逢改革，升任中央委员，官拜文化部部长。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协副主席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。著有《活动变人形》、《季节四部曲》、《杂色》、《青狐》等。

现在的作家学问越来越少了，认的字儿越来越不全了，会外语的越来越少了，读的书也越来越少了，这个事儿要警惕！

所有描写爱情的诗歌中，最让我感动的是八个字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动人、更深刻的感情了。

一个人只有知道世界上的难处，知道社会上的窘迫，知道人生的痛苦，他所抱的乐观的希望才是靠得住的、有分量的。

王鲁湘：唐代大诗人杜甫有句名言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关于文学体验，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，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。文学的美好体验真的无法言说吗？为什么进入现代社会，分享文学体验会变得越来越困难？文学除了提供阅读材料，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补益？有关这些问题，请王蒙先生为我们解答。

王先生的作品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有一部短篇小说一般人很少提及，却是我们77级文科生非常热衷的——《夜的眼》^[1]。它给人的感觉很特别，算是中国作家尝试用现代派文学方式写作的一种新体验，里头的主人公似乎就有王先生的影子，他从遥远的边疆重回都市，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怪，有点格格不入。

[1] 短篇小说《夜的眼》创作于1979年，写一个下放到边陲小镇二十余年、受过“文革”伤害的知识分子重回大城市参加学术会议时遭遇的一段插曲。一方面“文革”结束后的新气象让他胸中酣畅，心情大好；另一方面他还带有乡里的使命，登门求见乡领导的一位战友，想搞些汽车零件，结果战友没见到，反被他的儿子奚落了一番。《夜的眼》可算是国内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。

王蒙：我非常高兴您能够提到它，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首先，它是“前”苏联和中国交恶后翻译介绍的第一篇中国文学作品，当时“前”苏联已经十几年没有介绍过我们的文学作品了，但是他们看了《夜的眼》，说文学又回到了中国。其次，美国出的第一本中国“文革”以后的小说集子《玫瑰和刺》，也将《夜的眼》收录其中，反而国内文坛对它没有什么评论。不过当时也有很多青年人比如赵玫^[2]就告诉我，她看完《夜的眼》感觉整个不一样了，她对生活的感情不应该被归纳到一个命题或者一个判断里头，更不应该把它分成善恶美丑，而应听凭自己的心去感受。

王鲁湘：上世纪80年代，您提出了“作家要学者化”的命题，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也感受到一个带有学者风度的作家的思考。

王蒙：我说的是“要警惕作家的非学者化”，就是说现在的作家学问越来越少了，认的字儿越来越不全了，会外语的越来越少了，读的书也越来越少了，这个事儿要警惕，但这并不代表作家都得学者化。

王鲁湘：那您本人呢，您写过《红楼启示录》，写过卖得很火的《老子的帮助》，似乎一直在走学者化的路。

王蒙：如果硬要说我学者化的话，我也是个江湖学者，不是学院学者，因为我没上过北大。但是我爱读书，爱学习，而且我不排斥逻辑思维，不排斥数学，这是我和有些同行不一样的地方。我

[2] 赵玫，1954年生，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武则天》、《高阳公主》、《秋天死于冬季》等。

觉得这些东西对文学有用，它们在精神层面是彼此相通的。数学和诗都是人类精神的高峰。

王鲁湘：是一种抽象的结构美。

王蒙：说得太好了，找到知音了。

王鲁湘：您怎么看待文学的独立性？

王蒙：文学的独立性指的是创造性，是创作主体本身能够坚持自己的个性，但这并不是说它不能和别的学问掺和，它可以交流，可以掺和，可以和政治、和自然科学发生关系。有的文学书籍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达到的成就非常高，譬如俄罗斯有个作家写了一本关于鸟的书，由于他写鸟类写得好，最后被科学院吸收为通讯院士。另外文学和经济学也有关系，恩格斯说他在巴尔扎克的书里了解了经济，比看经济学家的著作收获还大。

⑨ 文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的产品，一种精神生活的对象，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。这个文学的方式不是文学本身的方式，不是写小说、写诗歌的方式，也不是评论、研究文学作品的方式，而是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，在人生道路和思路的选择上，除了一种科学的方式、政治的方式、经济的方式、圣徒的方式、庸人的方式之外，还有没有一种文学的方式？文学提供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、思维的方式、行事的方式。

譬如外交部发言人谈伊朗核问题，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来解决，外交的方式无非就是谈判、缔结条约、发表联合声明以及协议的方

式。再譬如政治选举，无非就是采取动员群众、争取选票或是驳倒对手、摧毁对手等方式。与这些一样，文学也是一种方式。

一切都被文学所关注

首先，文学的方式是一种整体性的方式。每一种学问、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侧重点，往往只注意事情的某一方面，比如组织部要考察一个人，主要关心他在政治上和业绩上的表现。但是文学不同，文学所关注的是人生的全部，包容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与私生活、生理状况与心理状况，尤其是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，吉凶祸福、顺逆通蹇、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被文学所关注、所表现。这种整体性的方式使文学在解释上有非常大的空间，你可以这样解释，也可以那样解释。

譬如苏联时期最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洛霍夫有一本书叫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^[3]，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歌颂斯大林、歌颂集体化运动的阿谀之作，但是中国一位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专家蓝英年^[4]提出，仔细看这本书你会发现，它实际上反映了集体化运动是不成功的，

[3] 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是肖洛霍夫描写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长篇小说，第一部发表于1932年，第二部出版于1959年。有人认为，这部作品表面上正面反映农村集体化运动的成果，骨子里却在不动声色地批判。甚至有人说他是揭露苏联农业集体化真相的第一人。

[4] 蓝英年，1933年生，长期从事苏俄文学、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。

它引起了大量混乱，并对农业生产力造成了破坏。而他这么解释也解释得通。所以后来流亡的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说，小说本身就独断、和专制主义不相融，因为小说不是一个口号。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描写，它本身既有成功的、欢乐的描写，也有悲哀的、挫折的描写，它比较能够让人从多方面来探索社会人生，使人的思想不只局限在一根筋上，而是比较灵活、比较灵动、比较有延伸和发展的空间，这就是一种文学的整体性。

文学是最个性化的创作

其次，文学是富有个人性的方式。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有“文如其人”的感觉。有时我们对一个作者熟悉得不得了，觉得他作品中的人物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，但作者却往往要发表多次声明，表示写的不是自己，“这可不是我啊，你看这个人写得多风流，多浪漫。我可没那么风流，没那么浪漫，我老实着呢”。没用！读者看完作品以后，老觉得这就是作者的事儿。

譬如一部主角特别浪荡的作品，如果作者是个男的，读者就觉得他肯定是有贼心没贼胆儿，或者他花心得不得了；如果作者是个女的，读者又觉得，哎哟，这女作家胆儿可真大啊，天天净琢磨这些事儿！

作者怎么反驳都没用，因为个性是创造性的基础，他的个性确实充分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面。所以有时我说，没有比文学更要求创造性的学问了，画画的都比不上搞文学的，比如你画一棵白菜送

给朋友，说画得好，来了订货的，给你开价，50万一棵白菜，于是你马上又画一幅，两棵白菜100万到手了。至于这两棵白菜，一个大点，一个小点，一个青点，一个绿点都没问题。

但文学就很难，你哪怕自己抄了自己一段文字都挺恶心的。要是让批评家逮着了臭你一下，你半年都翻不过身来。所以文学总要有新的东西，这个“新”依靠什么？依靠的就是个性化。你有自己独特的遭遇、独特的性格、独特的体验，跟任何人的遭遇都不会一样。我们通过个性来表现时代，通过个性来表现群体，通过个性来表现历史，这样高度的个性化，其他学科是很难做到的。

细枝末节委以情感

文学的方式也是最直观的、最注意细节的方式。文学家给人的感觉比较敏锐和敏感，他的神经末梢很细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碰上一丁点儿什么事，就立刻会有那么多的感想。别人没有注意到的最普通事情到了他那里，都会写得特别生动。

我常举一个例子，《史记》里写“霸王别姬”那一场，“项王泣，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”，说他哭了，流了几行眼泪，“数行”这个词用得特别准确，说明他哭的程度不是两行、三行、四行、五行，哭起码得两行，不能一行，一只眼睛流泪，但是霸王的身份毕竟不一般，他不能号啕大哭，号啕就不像霸王了，所以他哭得不多不少，泣数行那就了不得了。然后“左右皆泣”，周围的人也都哭了，“不能仰视”，哭的时候抬不起头来，可想这是哭到一定程